

中国观

2017 年第 8 期 总第 72 期

CHINA WATCH

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World Insight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目录 | CONTENTS

从互通到新全球化：机遇与挑战并存

- 01 中国的大国战略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G. John Ikenberry, Darren Lim
- 03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反霸权目标——中国的新大国战略 */G. John Ikenberry, Darren Lim*
- 06 亚投行：中美合作新平台 */Ashish Kumar Sen*
- 08 中国的全球经济意图是什么？ */Marek Dabrowski*
- 09 “一带一路”的雄心计划和威胁
/Shivshankar Menon

朝鲜问题：中国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 12 中国对朝心态转变，但政策未变 */Derek Grossman*
- 14 劝阻朝鲜发动化学武器袭击，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Daniel M. Gerstein
- 16 如何与朝鲜协商 */William J. Perry*

威慑还是妥协：如何理解美国空袭叙利亚？

- 19 冲突状态下两种被国内影响的外交政策
/Maxim Trudolyubov
- 21 特朗普下令袭击叙利亚，暗示中国美超级大国地位无法动摇 */Ryan Pickrell*

中国的能源战略：能源安全与弯道超车

- 23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宏愿
/Vikrom Mathur, Aparajit Pandey
- 25 能源问题的现状与观点：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问题 */Andrew J. Stanley, Adam Sieminski*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 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 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王柯力	Wang Keli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 宇	Fu Yu
周光俊	Zhou Guangju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智库楼 211 室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Room 211, Think Tank Building,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的大国战略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G. John Ikenberry, Darren Lim

上周，唐纳德·特朗普和习近平进行了首次会面，而此次习特会的背景也不一般：一方面，特朗普带领的美国似乎在国际事务中退居二线，不管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全球贸易，都不再看重领导力和可信力；反观中国，习近平挺身而出，争夺“世界老大”的角色。美国政府的退让给了中国机会，扩大其领导权威。

特朗普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导弹攻击，迅雷不及掩耳，打破了习特会的气氛，但很快会面又恢复了正常。在为期两日的习特会中，中国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是时候取得更多话语权。尽管有美方施压，中国并未做出明显让步。在习特两人的合照中，习近平神态自若，坐姿挺拔，旁边坐着萎靡驼背的特朗普——这些合照在中国报纸及其他媒体中随处可见。习近平“踏遍全球的元首”的形象，对中国的领导力而言，可谓锦上添花。

当然，全球领袖需要的不仅是好姿态。最近，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发布了报告，仔细研究了中国领导力增强的新领域，即新成立的一系列国际机构，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研究人员想弄清楚的是，中国新的机制发展战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尊重，反对，或另起炉灶

比起几个世纪以来崛起的大国，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秩序早就是高度机构化的产物。多边机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着重关注国家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目前来说，相对自由的国际秩序并不是单一体，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网络，由不同的规定、准则和机制机构组成。所有国家，哪怕是霸主美国，都可以选择参与、无视或反对这种机制，而美国也一直活跃其中。

根深叶茂的“自由国际主义”或难以推翻，但对中国一类的新兴力量来说，仍有不少战略空间，让他们能想办法与体制内的各个机构周旋。一方面，机制的规则和结构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所以中国也遵规守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明证。中国类似的战略也对现存的机制机构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但同时也寻求机会争取更多决策权——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取得更高投票权便是最好的例子。

当现存机构不符合中国利益时，中国通常选择从内部入手，行使成员国权利，来改变、妨碍或遏制不利于己的规章、行动和准则。例如，中国最近接受的一项准则为“国家保护责任”（R2P），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为其定义和适用范围划界限。另外，中国还可能选择直接在某个领域或

问题上，忽略或反对其制度体系，在体制外活动（即违规活动）；类似还有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无视”国际法规的行为。

而我们本项目研究的重点，也是最后一招，就是由新兴力量来创立一个全新的机制，如中国政府创立亚投行。新机制机构有着多重战略意义：首先，为国际合作提供新的媒介，还可能会提供与现有机构相似的服务来形成竞争。其次，为发展战略提供了新思路，让崛起中的国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权威，在双边或多边关系增强影响力。再次，新机制挑战了某些具体政策领域中已有的国际秩序，且很有可能借机取代中的两大要素：主导国的权威和领导力，以及该问题领域内现行的规章准则——我们定义这种做法为“反霸权机制发展战略”，而上述新旧冲击，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亚投行的成立及初期运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亚投行有助于中国在区域内扩大经济利益，增强自身对其他成员国的影响力，在区域甚至全球内获得更多领导权，中国政府更能借此机会进一步要求变革现存多边机制。但是，亚投行就意味着“另一种世界经济秩序”将要成形吗？

机遇与挑战

对美国而言，中国的机制发展战略带来了三大挑战。狭义来说，中国放出了大量的双边开发贷款，这也许意味着亚投行将对已有开发性融资的规则、活动及准则施压，不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准。假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机构继续保持低调，那么亚投行还可能打破原领域内的力量平衡，重新洗牌。

广义而言，亚投行会改变中美力量格局，前提是亚投行的表现足够优异，能动摇各国对美国领导世界的信心，使他们反思，现有秩序是否对本国最有利，或思考这样的可能性——中国的世界经济模式（如“北京共识”）会不会更好？贸然将现有秩序连根拔起，反而不利于中国，毕竟当前已运转了数十年的体系也是对中国有利的。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贸然拔起现有的世界秩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中国在这几十年来也是受惠方。中国政府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和联合国的忠实捍卫者；再者，对比特朗普一直呼喊民族主义经济口号，习近平个人是支持自由贸易体制的。特朗普表面上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敌意，也许会逼使中国成为接下来几年中维护现存体制的主力——这就是领导力的体现，尽管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前，没人能料到这样的事态发展。不管怎样，在现有机制中，凡是中国政府认为有损自己利益的，其机制发展战略就会争取去修改、破坏或避开这些领域，而目前来看，中国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翻译：周雪怡

www.brookings.edu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反霸权目标 ——中国的新大国战略

G. John Ikenberry, Darren Lim

飞速发展的中国正面临一个由来已久的地缘政治问题：应该怎样面对自己日益更新增长的国力？中国该怎样部署国力，成就更多有意义的事业？怎样更好地掌控自身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在亚洲和全球获得更多话语权？对崛起中的大国来说，世界秩序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变得更为直接，所以新生力量试图重塑区域或全球格局也是自然不过。随着国力发展，新兴国家在制定国家策略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影响力也随之加深，范围也变得更广。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研究新国际机制的成立，着力探究以下这个问题：中国怎样利用新国际机制来扩大自身利益？弄清这个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系国际格局，且中国正在构建的“反霸权”机制网络将对美国领导的机制、秩序构成挑战，小至区域，大至全球，皆受威胁。

美国的国际地位奠基于一系列国际机制——全球性、区域内，涵盖经济、政治及安全等领域。这些机制是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中国也是在这一系列机制中崛起的，我们试图探究的是，在现行机制及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中国是怎样参与其中、应对挑战，并作出决策的。诚然，中国针对国际机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中国对多边机制的参与度大大提高了。其次，中国正在建立新机制，如新开发银行（又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重点研究的是中国创立的新多边机制，这对回答我们上文提出的问题有很大帮助。目前的中国正游走于现行的机制中，同时又想方设法创造新机制。那么，中国到底是如何利用国际机制来扩大自身利益的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的新机制发展战略，其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中国在全球及区域多边机制中的参与度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很大程度上，这场讨论的起点可以追溯到罗伯特·佐利克，他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佐利克问了一个问题：崛起的中国，会融入现有的国际机制，并共同承担起领导责任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策一直都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然而，在中国参与战后多边机制的方式及程度上，观察者们意见不一。有些观察员举例强调，中国听取了佐利克的意见，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一系列多边机制中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在许多重要的多边机制中都表现积极。另一些观察者认为，这是中国不惜一切寻求解决之路的表现，是中国的战略之举——尽可能参与到现行的机制秩序之中，同时积累谈判筹码，迫使对手让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实际上另辟蹊径，暗度陈仓，目标是破坏已有秩序。中国正渐渐脱离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而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就是证

明。

针对中国的新机制发展战略，我们提供以下四个思路。首先，我们认为，不能将中国近期创立新竞争性机制的行为割裂来看，反而应该将其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审视，即当前世界的多边规则和机制，及中国在区域性及全球性机制中的参与度。这一点非常关键。中国积极参与某些多边组织和机制，但同时也对另一些制度非常抗拒——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行为规律？另一点是注意区分“现存国际秩序”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这对理解中国来说同样重要。美国霸权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主权及国家利益优先这一根本，是该概念的三个层次。显然，中国对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解读方式。

第二，另一种方法是将中国或其他新兴国家的决策和战略立场归纳总结，分类来看，这样也许更能看清他们对新旧国际机制的态度。我们需要全面考虑新兴国家的种种决策，无论是在现存机制中正常运转，或针对现行秩序的不配合，和绕开当下体制的另辟蹊径，都是研究对象。以上是三种战略方向的极端之举，而中国既可以选择尊重现状，提升自身地位，争取决策权；也可利用自身影响力，牵制或阻碍自由秩序下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规定、活动及准则等。当然，中国更可采取第三条路——自立门户——也是这篇文章研究的重点。

第三，我们以亚投行为例，来帮助理清中国成立新机制的战略举措背后的逻辑，分析其中的机遇、挑战，和影响。新近成立的亚投行是一个由中国领导的多边开发融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机制发展战略也许能帮助中国进一步融入当前的国际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在某些具体领域上，这种战略措施可能会给现存的规则和机制带来不小的压力。我们希望能理清这一团“乱麻”，并分析出在开发融资这个小格局，和自由国际秩序这个大背景下，每一条线索的背后牵动着美国的哪一处。

我们的最后一种思路，依然是基于亚投行的例子。我们具体切入，探寻中国为反霸权目标而创立新机制的意义。关于反霸权机制主义，我们针对中国成立新机制机构的战略成效作了以下几种分析：一、中国可借此机会对现存体制和具体问题领域的规定、活动和准则进行改革；二、中国得以提升自身现行机制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及权威力，相应也达到了削弱美国的目的；三、中国可以提出新的游戏规则，为未来新国际秩序埋下伏笔。经过上述分析后，我们在中国反霸权机制发展战略的研究上给出了结论，并总结了中国在实施这一战略上可能存在的限制。我们认为，多边主义在本质上依赖多方的参与，中国要想利用新机制来实现政治经济目标，心有余而力不足。还需注意的是，在现行的体制秩序中，中国已经能够利用其中的规则和机构来获取利益，尤其在主权问题上，中国能有效维权——中国越想在其中获得更多利益和发言权，自然就和目前的体制捆绑得更紧，要想自立门户也就更难。

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们对自己的分析进行了反思——唐纳德·特朗普

当选美国总统一事或许对本文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多边机制、自由国际主义都抱有不小敌意，这是否会影响中国机制发展战略的实际效果？中国面对的选项不是单纯的“积极参与和融入”或“抵制和破坏”目前的体制，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决策，而因特朗普当选，其中又增加了不少变数。既然现行自由国际秩序运转正常，认可度高，对中国也有利——当中国政府认识到其中价值，可能转而捍卫现状，成为旧体制的支持者。然而，有些时候，一些享有较高自由度的机构可能同时惹恼了中方和特朗普政府，这些机构必将面临要求变革的施压，或被无视的后果。无论如何，中国若想建立新规则，自立门户，就需要别国配合，也就意味着中方的妥协和牺牲。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者们大可放心：也许未来同盟数量将会减少，但当前的自由秩序不会被“无自由秩序”取而代之。

翻译：周雪怡

www.brookings.edu

亚投行：中美合作新平台

Ashish Kumar Sen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应被视为促进中美合作的平台，而不是两国冲突的导火索——行长金立群于4月24日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时说道。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不愿加入亚投行，原因是美国担心中国会利用这个机构夺得全球经济的规则制定权，而罔顾环境保护、人权、反腐行动及对政府的能力要求。

金行长回忆道，当他与奥巴马政府商谈时，他经常强调，中国非常希望和美国合作创立亚投行。“（如果）中国和美国真能合作，能成就不少伟业。”

谈到亚投行与美国的关系时，金行长指出，以中国角度来看，他相信亚投行不会成为中美冲突点，反而是促成合作的新平台。

作为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补充，“我希望能向美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我已经接洽了多方金融机构、制造商、律所和咨询公司来达成合作。在我主管的亚投行里也有不少员工是美国人。”

在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评论，若这意味着美国将加入亚投行，“这不一定是件坏事”。

金行长提到，自己在和特朗普政府的对话时，着重讨论怎样有效建立美国商界与亚投行的合作，以达到双赢。

在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洛夫特国际安全中心主办的一次活动上，金立群出席并发表了演讲。在演讲后，他还积极参与了由布伦特·斯考克洛夫特国际安全中心高级人员魏欧林主持的讨论会。

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及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肯普在活动的开幕致辞中表示，奥巴马政府“没在一开始就搭上（亚投行）这趟顺风车，可谓是个失误”。

奥巴马政府在亚投行一事上吃了不少苦头，眼看着自己的同盟——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及韩国——都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亚投行。现在，亚投行已经有七十个成员国，且据金立群估计，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增加到八十五。

金行长在发言中坚定地维护了亚投行，正面回应了不少批评之声，特别提到了其中一项指责：亚投行将削弱美国领导的多边金融机构，扰乱世界经济秩序，且中国对亚投行的决策有绝对主导权。

“在最开始的时候，这项提案遭到了不少冷嘲热讽……我们并没有因此乱了阵脚，”金立群说，因为“可信力不是靠口头功夫说来的，而是以

具体行动赢得的。”

金行长回忆起当初，在亚投行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正式宣布开业以来，他邀请欧洲国家及日本加入，对方担心此举有损于自己国家的名声。“他们很直接地告诉我，‘我们担心亚投行管理不善。’”

“这些批评不会打乱亚投行的阵脚，因为我们坚信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计划与所有参与国合作，以促进亚洲及世界新生市场经济实现广范围的社会经济同发展。”

在介绍亚投行成立动机时，金行长说，“我们不过希望能有一个银行，能有效处理融资缺口，为亚洲基础建设投资，及各借款国的未来发展铺路。”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中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打了不少交道，而这段经历也促使亚投行将基建投资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在这段时期，中国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国际资本市场大量借款，以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有了前车之鉴，中国相信，通过投资基建和其它生产部门，来促进广范围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金行长说道。

然而，既然已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多一个多边金融机构又有什么意义呢？请注意，自前两大银行创立以来，全球经济规模已经大幅扩增。金行长认为，“（世界经济）还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的多边机构。”

金行长提出，亚洲的流动资金非常充足（主要源于个体储蓄的高利率），但很多基建项目仍在“四处寻找资源，就因为缺乏金融中介。”

在成立后的第一年里，亚投行就发行了近 17.3 亿美元的贷款，覆盖多个生产部门，着力建设绿色经济。

金行长说，现在的亚投行是真正的多边机构，其核心价值观是“精干、廉洁、绿色，且零容忍。”

金行长说，“不要仅以一年的表现来评判我们。我们会继续保持高水准的表现。”

翻译：周雪怡

www.atlanticcouncil.org

中国的全球经济意图是什么？

Marek Dabrowski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讲话并不该令任何人惊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已经在自由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段时间内，它已经从低收入国家群体上升为中高收入国家群体，并解决了大部分极端贫穷问题。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统计，当1980年中国市场改革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仅相当于美国的2.5%。但在2015年，则已经达到了美国的25.6%。在2014年，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作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中国在不间断运行的全球市场中，已经比三十、二十甚至十年前更加独立。中国制造业的实体要件已经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在价值链中前行，中国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很感兴趣。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超越了传统资源项目的扩张。中国的最大型企业需要进入世界金融市场以继续它们的扩张。

今后十年间，中国将不得不改变其增长模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和在环境和基础设施上与日俱增的约束。此外，面对这一挑战，中国需要更加深入全球和区域市场，以获得货物、服务、资本，以及，在某种情况下，劳动力。中国将甚至需要更多的现代技术，良好训练的专家，以及和世界领先科研领域中心更深层次的合作。

因为这些原因，中国为了其关键利益，需要保护全球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制度不被保护主义反弹所威胁。然而，为了成为全球化中为人信任与尊敬的领军者，中国必须解决好自身问题。这包括其市场经济和制度改革的延续，增加国内经济与公民、政治自由，并基于法律建立一个现代法治体系。

中国需要重新构建与开放其财政部门，开放资本账户交易，同时开放其他服务部门，消除与外国资本间的残留的障碍，并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针对通货膨胀和自由浮动汇率，改变货币政治体系将会是对抗货币操纵持续指责的最好反驳观点。最后，中国应该为全球与区域安全做出更多贡献，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并避免做出敌对行为。

翻译：马健威
bruegel.org

导读 >>

在1月的达沃斯会议上，中国主席习近平令人惊讶地表明，中国将会成为世界全球化的新领军国家。布勒哲尔学者马瑞克·达布罗斯基认为，现在正在运行的全球贸易体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一带一路”的雄心计划和威胁

Shivshankar Menon

中国在2013年出台了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明显是为了统一并构建一片连接到中国的空前广阔的网络。我们想象的各种细节最近都传进了耳朵。

“一带一路”最广泛将延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以及29%的全球GDP（价值2.1万亿美元）。“新丝绸之路”基金的400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9000亿美元资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1000亿美元资金的绝大部分都将投入到这个计划中。经济学家估计还将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政府拨款”用于构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上跨大陆的经济互联互通是一份伟大的蓝图，尤其是当下美国和西方的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正不断上升，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有所减退。经历了2008年的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而曲折，前景黯淡，世界正需要新的增长动力。“一带一路”就无疑是其中之一。在印度，我们一直指出，亚洲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急需填补。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亚洲还需要大约17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提出的互联互通还明显可以让亚洲所有的出口国家获利，寻找到更佳市场和供给。欧亚之间遍布着大陆和海洋间的联通沟壑，需要被一一填平才行。

“一带一路”对中国的经济益处更加明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尤其在其国内增长放缓、人口红利下降的时刻，“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国内经济不平衡、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生产过剩，为过量储蓄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提供新渠道。“一带一路”还能在各国和市场间树立标准，让它们与中国保持协调一致。

“一带一路”之下的经济项目能让外国获利，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增加公共财产。而那些非中方公司也能获益于“一带一路”，因为他们可以参与竞争，成为本地和区域性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其中夹杂了政治意图，比如排斥经济对手国，或者寻求达到政治、安全目标，那么所获利益也会由此受限。我希望真正的实践能够避免极端化，这样不仅中国和中国公司能获利，对于本地的合作伙伴也有好处可得。

“一带一路”网络规模空前

“马歇尔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比

“一带一路”常被认为是对“马歇尔计划”的效仿。但事实上，不同于“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的目标不在于重建，而在于发展。二者更大的区别在于，“马歇尔计划”的地域规模是有限的，它仅是二战后美苏两国在欧洲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产物。

从经济角度来看，与“一带一路”最相似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

年代初时，日本向外输送资本、制造业和技术的举动。那个时期的日本，储蓄率极高，国际收支账户顺差庞大，货币升值，国内增长速度放缓。所以日本开创了区域生产网络的垂直整合，先囊括了韩国，然后是台湾、东南亚国家，最后是中国。如今，相似的经济现象也有可能出现在“一带一路”上。中国作为资金来源国和出口市场，其吸引力也会掀起生产一体化的浪潮。在我看来，这翻浪潮能卷多远还有待观察。此时的中国和美国一样，正逐渐远离生产带，在多个全球分工的生产网络中向价值链的高处移动。而全球生产链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缩短。不仅如此，区域产业一体化是否能符合中国向内需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也有待观察。也许最终结果将主要由经济因素来决定。

当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日本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政策有着天壤之别。和当时的日本不同，中国有很强的政治自主性，其国家安全并不依赖于美国，并且有潜力不仅从经济上，而是在各个方面与美国抗衡。八十年代的日本只能在经济舞台上拉拢合作伙伴，而今天的中国却可以为“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带去全方位的利益，包括政治和安全层面上的好处。但中国也有所局限性，即本土技术的相对缺乏和较弱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的政治前景、意图和效果

并不是所有“一带一路”工程都是以经济为主，也就是说其中还包含着地缘政治和其他因素。例如，“中巴经济走廊”（CPEC）就不是以经济为出发点的，其最先施行的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程，比如港口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穿过了一些世界上最混乱无序、治安缺乏的地区。对于印度来说这种情况则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条“走廊”穿过了巴基斯坦占领下的“印度领土”，而如果中巴在这片区域进行长期投资，巴基斯坦的管控将变得更加稳固且合法。

的确，这引出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一带一路”计划中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都位于安全状况差、政治不稳定的地区或国家。谈论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和区域内生产网络的重新整合是否能够实现地区稳定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投资、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所在区域的安全问题能够同时得到解决。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雄心计划，其影响力远不止是经济效益。而就在此刻，不仅是中国，还有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政策行动都在改变着我们周遭的战略格局。亚欧大陆正在巩固联合，从中国附近海域到一部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在为新的海洋秩序上演竞争。十年来，中国逐渐放弃了邓小平的“24字方针”，从“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转变为努力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地缘政治问题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中国和印度一样，是全球化 and 多边主义的高声支持者。

以战略思维来看，一份地缘政治意图下的倡议总会遇到阻力和抵制。如果“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能对安全局势有更多信心，减少对“一带一路”地缘政治背景的担忧，那么质疑声终会消散，“一带一路”推行起

来也将会更加顺利。目前的安全问题包括海上安全和航道安全，它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和地区安全结构有着直接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带一路”有其独特的目标和地缘政治内涵，这一点也需要提及。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所持态度

我在前文中已经对一些方面作出澄清，也明确交待了类似于“中巴经济走廊”中的主权问题是不可接受的。但我们还是需要思考，在“一带一路”所创造的公共财富中——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互联互通网络——哪些部分是符合印度利益的，能够加强印度与外界的联系，促进印度经济与亚洲和世界经济融合。如果有，那么“一带一路”对于印度来说就是一次机遇。而且，即便“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只有一部分得到了落实，也会深刻改变我们所处的经济战略格局，而印度也须为此做好准备。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一带一路”。

因此，现今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十分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印之间急需加强交流、对话和理解，这对两国、地区和世界来说都意义非凡。

翻译：杨冰沁

www.brookings.edu

中国对朝心态转变，但政策未变

Derek Grossman

近来，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是否惩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或对其施加影响的发声都明显比以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在 4 月 19 日的采访中说，“中国历史性地加紧了对朝鲜的经济孤立。”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资深中国观察家约翰·弗雷特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对朝立场，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言行。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中国主席习近平迎合了特朗普的态度。中国政府在今年二月宣布不再从平壤进口煤炭。最重要的是，这个政策得到了强硬贯彻，本月开始中国拒绝接收由朝鲜船只运载的煤炭。继马阿拉歌庄园习特会和近期朝鲜的导弹发射失败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H.R. 麦克马斯特四月称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包括中国和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这样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虽然中国政府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但这更多是源于习近平想要向美国新政府示好的心理。但不幸的是，即便中国政府有意与美国和“朝鲜半岛去核化”六方会谈的其他成员国加强合作，也不得不做出牺牲，一次次地证明中朝边境的稳定更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打算支持朝鲜现政府，预防朝鲜难民从边境涌入，也为自己和将来可能联合美日军队的韩国之间保留一块缓冲地带。

的确，中国过去的动作都表明其维持现状的本意。比如，2013 年 2 月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弹试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新一轮贸易制裁和减少对朝能源供给，但中朝之间仍然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在 2016 年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之后，中国政府想以“民生”为由，确保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只限于切断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来源，而不会危及到其政权的稳固。这说明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进口朝鲜煤炭——而煤炭行业在朝鲜的地位不容小觑，占该国出口贸易的 40%。所以，中国政府是否决定继续执行对朝鲜煤炭的禁令将标志着其是否会继续向朝鲜施压。

最近，中国暗示自己宁愿支持朝鲜、加强往来，也不愿对其施加惩戒。比如，今年四月，中国政府公布，“尽管停止进口朝鲜煤炭，但相比于 2016 年，中朝的双边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37.4%，进出口额都大幅上涨。”不仅如此，多年来，中国的挂名公司和银行都在协助朝鲜政府逃避国际制裁的审查，让其能够获得资金购买核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前美国国务院反核扩散高级官员范迪彭说，评定中国政府在朝核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变得愈发困难，因为“中国并不足够重视朝核问题，也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和

资源来阻止核扩散。”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对金正恩的举动越来越失望，这种情绪既源于朝鲜不断进行的核弹和导弹试验，也因为金正恩可能指使在马来西亚刺杀其兄长金正男——金正男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中国政府的庇护之下。在此背景下，环球时报——中国解放军的半官方喉舌——在四月适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强调中国政府对朝鲜“恶意政权”的反对，并且列举了一旦朝鲜政府垮台，中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稳定边境，甚至精确到了具体的实施时间。这篇文章有效地向金正恩暗示了中国的态度，即便朝鲜政权不复存在，中国政府也可以维持边境稳定。而中国随后宣布停止进口朝鲜煤炭可能也并不是一个巧合。

无论如何，中国持续支持和保护朝鲜会让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期冀大打折扣，不再指望中国能做出巨大转变。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我坚信中国将妥善解决朝鲜问题。如果中国不能，美国和它的盟友们也将做到！美国。”这篇推特合理宣布了美国的立场，也就是说美国期望中国能对朝鲜施加影响，但如果中国政府不作为，美国也做好了另外的准备。但要中美双方在朝鲜问题上保持透明，中国政府承担的这种外界压力就将有利于形成有益、健康的中美关系。但如果双方各有隐瞒，将更有可能出现误解和错误的判断，危及地区安全和稳定。

美国决策者们应该多加警惕，只靠改善中美贸易关系不一定就能顺利达成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也有可能，中国会在贸易之外提出敏感的地缘政治方面的要求，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中国肯定会和美国强硬协商，撤回最近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也许还会寻求美国承认中国的南海主权，并认可台湾的未来政治解决方案。但特朗普政府不会任其摆布，通过警醒中国拒绝合作可能使朝鲜的未来更加糟糕，美国可能有更大机会来影响中国的所作所为。

翻译：杨冰沁
www.rand.org

劝阻朝鲜发动化学武器袭击，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Daniel M. Gerstein

令人异常担忧的是，朝鲜不仅盲目自负地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遵守化学武器公约。鉴于朝鲜与美国近来交流无果，因此为确保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不诉诸于化学武器，中国在此事上的参与将无比关键。这一策略性失算很有可能点燃该地区的战火。

上周末，朝鲜在举行新导弹和发射器的检阅仪式后，曾尝试再次展现军事实力，但却华丽丽地失败了——一枚导弹在发射后迅速爆炸了。当世界各国正紧张地测评朝鲜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的能力时，据称朝鲜已经完全掌握了化学武器技术，并可能以此对抗某一邻国，给所有人带来毁灭性灾难。

据报道，尽管朝鲜仍不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员国，却拥有 25 个化学武器毒剂，总重量达五千吨。这被猜测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的被刺杀案件有关联。据称所用来刺杀的化学武器是致命的 VX 神经毒剂。

美国对这个月前段时间发生在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袭击做出了回应，对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进行了军事打击。美国官员称，用来开展化学武器袭击军用飞机就停在这个空军基地里。但是发射 59 枚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做法不该视为是对于朝鲜也同样适用方式。对于朝鲜，其中利害关系牵涉太多，而且策略性失算的可能性也太大。

叙利亚的攻击目标其实是对内而非对外。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把化学武器用在自己的人民身上。这是一项骇人的行动，但化学武器的使用被控制在叙利亚边境之内。这项行动是反人性的罪行，国际法庭应该对阿萨德进行起诉。

但如果金正恩要使用化学武器的话，极有可能是对外打击，对象可能是韩国或日本，更或者是在此区域内的美国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此类攻击会将美国及其同盟国置于危险的处境。

假设这种情况发生了，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必定会迅速号召采取军事行动。韩国会将此视为朝鲜回应公开敌对的标志，而日本在 1995 年那场奥姆真理教的沙林神经毒气袭击致命事件之后，将会对此事保持敏感态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对朝鲜可能使用化学武器一事表示担忧，他在国会会议中推测朝鲜或许已经有能力将化学武器安装在导弹弹头中。如果朝鲜发动了化学武器攻击，韩国和日本政府都会承受如何回应此事件的巨大压力。

此外，美国近七十年一直在该地区保持活跃，已与日本、韩国建立重要的盟友关系，需要保卫在此地区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也将很快面临保护盟国的巨大压力。

然而，如果对朝鲜化学武器袭击的回应中包含一些军事打击，即使是像对叙利亚空军基地一样的有限军事打击，也很可能会被朝鲜理解为是使用武力让朝鲜垮台的行动开端。而这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朝鲜炮轰首尔，首尔作为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一旦发生此事，后果将不堪设想。韩国的盟国也会对朝鲜行为进行迅速反击，最后导致的局面应该是朝鲜半岛的公开敌对态势。

为阻止这些无法设想的局面发生，朝鲜应该被劝阻使用化学武器，应该被告知化学武器使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越的一条红线。中国应该考虑成为传递这条信息的媒介。

中国还应考虑采取主动的、有远见的方式阻止朝鲜使用化学武器。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时候，有猜测说俄罗斯可能是此事件的同谋，或至少俄罗斯知道叙利亚要开展攻击的计划。

所有国家都很清楚化学武器的使用后果。中国应该向朝鲜声明如果朝鲜使用化学武器，中朝两国的外交关系将会受此影响，导致封锁中朝边界、停止与朝鲜现有所有贸易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在世界范围内由中国带头的对朝鲜的不断谴责。

如果朝鲜不听劝阻、执意要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话，所有在此地区内的盟国应该一同协商如何做出回应，而不是像在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上一样，依照美国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进行回应。

最后，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规范（包括化学武器）应该得到加强。美国对于叙利亚空军基地的打击应该仅仅作为对于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的开端。国际社会可以继续对阿萨德施压，要求政权更迭和权力转移作为唯一可接受的结果。

一条强有力的信息必须被传递出去：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是不可容忍的。

翻译：李雪莹
www.rand.org

如何与朝鲜协商

William J. Perry

朝鲜的核武器储备不断扩充，并一再要挟运用核武器，这让东北亚地区陷入了日渐危险的局势。朝鲜的最近一次挑衅发生在上周六，在无视美国的警告之后，朝鲜发射了一枚导弹（据报道这枚导弹在发射后几乎立马爆炸了）。这个地区的态势不断升级，也为新的外交政策做了铺垫，希望政府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并好好利用。

想要调停危机，首先需要知道这些危机是什么，仅是这点就很重要。这个危机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朝鲜不再吹牛，而是真正发动一次核武器袭击。朝鲜的领导人虽然邪恶，有时候鲁莽，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也不想自杀。朝鲜政府的首要目标是让金氏朝代延续下去，这几十年来，他们都成功排除万难，实现了这个目标。

相反，首要的危机是，朝鲜可能会不自量力，挑起韩国的军事反击，而这很有可能迅速扩张成一个规模更大的传统战争。美国在韩国接近三万军队，因此这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牵扯进来。这种情况下，朝鲜会输掉这场战争，朝鲜领导人觉得自己的政权要陷落了，或许就会走投无路，启用核武器——朝鲜半岛的末日来临。我国的外交应该阻止这种灾难性结果的发生。

我近距离观察了朝鲜政权的两个方面——朝鲜的动机以及由之产生的逻辑，由此形成了我对这个紧急关头的一些看法。

1994年，当时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为阻止朝鲜生产用于制造炸弹的钚，我负责监督对宁边核反应堆的军事打击详细计划。我们态度很强硬，朝鲜也知道这点——美国对朝鲜实行了高压外交政策，最终美朝达成协议，虽然这个协议并非完美执行，但在当时确实有效地在一段时间内暂停了朝鲜的核武器制造进度。

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我离开了国防部，负责一个外交项目，尝试运用外交力量达成解决朝核问题的长久之计。我们与盟国日本和韩国一起讨论出了一个会有非常理想结果的交易条件：以朝鲜放弃追求核武器为条件，与朝鲜外交关系正常化。当时我们与朝鲜就快要达成协议了，克林顿甚至在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访了一次平壤。

但是，总统乔治·W·布什上台之后就抛弃了克林顿的外交计划，采用了一个更加容易挑起争端的方式，我认为这白白浪费了宝贵机会。今天，朝鲜有十到二十个核弹，这也证明了相对于战争，运用外交手段是更好的选择。

外交手段在过去 16 年都不起作用，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在今天，它会奏效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与朝鲜的谈判主要基于经济刺激和经济制裁，这个策略不起作用，是因为虽然朝鲜领导人想要促进朝鲜摇摇欲坠的经济，但延续金氏朝代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而朝鲜领导人认为可以通过拥有核武器来完成这个目标。不过当然，只有在朝鲜政府不真正运用核武器时，他们的目标才能真正达成。一旦朝鲜领导人用核武器袭击了其他国家，朝鲜政权的命运就终结了。

理解了这一层面，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新的谈判策略——让朝鲜看到不拥有核武器也能延续金氏政权的可能性，并辅助以更强有力的经济刺激和经济制裁。感谢国际上发生的两个新变化，现在这个策略可能得以实现，朝鲜也更有可能会接受。

第一个变化是，在这件事上中国有可能完全配合。不是说中国应该单方面负责解决朝鲜问题，而是说美国应该将中国完全接纳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一同制定新方法并加以实施。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朝鲜进行强力经济制裁的国家，可以通过拒绝对朝鲜进行相当程度的食物和燃油支持达到此目的。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愿意这么做，但近几个月来，朝鲜的核武器威胁已经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违背。虽然目前看来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测，但朝鲜做出此类挑衅不仅可能会导致成地域性战争，造成地区动荡，还有可能增加韩国和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而这是中国想极力避免的。这个策略的另一个成功关键是，越来越多人相信朝鲜已经把虚张声势这一套玩过头了，美国已经准备好以武力回应了。在和上两届美国政府协商的时候，朝鲜领导人有理由充分相信，美国在韩国曾威胁对朝鲜进行军事行动只是说说而已，因此他们也并不当真。但是从特朗普政府最近的军事行动看来，包括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的战斧式导弹袭击，以及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航母战斗群，朝鲜或许改变了主意。现在金正恩必须得相信，美国真有可能会准备动用军事力量，而他应该根据这个对行动作出相应的调整。

今日美国实行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亚于 1994 年，当时美国直截了当声明了不会允许朝鲜制造核武器，援军正在派往韩国的途中，因此应变措施将会是摧毁位于宁边的核设施（朝鲜也清楚这点）。在这一系列行动下，金正日主动要求进行协商，并保证在协商过程中停止运作一切位于宁边的核设施。

当然，外交手段之外的另一对策就是军事行动。美国随时可以袭击朝鲜的核设施，就像袭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一样。但是军事行动带来的结果远远比外交行动有更大的灾难性。我相信朝鲜的反击将会是对韩国的某种军事行动，而这种回应将会升级为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这种战争一旦发生，无论以什么形式，朝鲜都会被打败，但是带来的后果确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盟国韩国来说。

可能到了某个地步，我们会需要对朝鲜动用军事力量，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仍有使用外交力量就能成功的机会。但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意识？毕竟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翻译：李雪莹

www.politico.com

冲突状态下两种被国内影响的外交政策

Maxim Trudolyubov

美国海军于上周四向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成为了奥巴马时期的美俄关系状态的终结。美国已经有效地从叙利亚冲突和俄罗斯限制中脱身出来，成为了唯一一个想要在该地区使用武力的世界强国。这个改变对美国 and 俄罗斯都并不利。双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有理由坚持其在此区域形式上的对立观点。一个政治动态的形成或许会增加美国与俄罗斯在此冲突区域的参与度，这几乎违背他们的意愿。

俄罗斯对于黎明前袭击的首次官方回应是，谴责其为“一次违反国际法的对主权国家的侵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一次讲话中提道，总统特朗普为此次袭击找到了“一个牵强的借口”。

俄罗斯也表示将暂停消除冲突协议，一个军事协调系统会防止两国军用飞机在纷争地带发生冲突。这很让人疑惑，因为依照协议，俄罗斯军方已经知晓了周四的袭击。

普京几乎不可能决定放弃支援叙利亚遭受围困的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即使这种做法的成本急剧上升。俄罗斯军方将立即采取措施去加强叙利亚的空中防御，以“保护最不稳定的叙利亚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少将柯纳申科夫在周五说道。

即使是很多天前，俄罗斯并没有预料到美国会直接参与到叙利亚争端中来。事实上，还并不清楚的是，美国的周四袭击是否代表着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转变。许多评论员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性且无法避免的，以回应叙利亚对平民使用禁用的化学武器。

如果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坚持己见，他将会和奥巴马一样！

“这样的一次性袭击没有军事决定意义，即使它确实削弱了阿萨德政权的空中力量。”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克·加莱奥蒂，在其周五的博客中写道。

美国已经很难坚持它的叙利亚政策。总统特朗普从拒绝到要求阿萨德下台，再到最后对他进行军事袭击，都是在仅仅一周内发生的。

大约一周前，在访问土耳其时，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对俄罗斯的政治路线做出回应，称“总统阿萨德的长期状态将会被叙利亚人民决定。”事实上，如果特朗普在叙利亚有发言权，美国将远离与阿萨德政权的斗争，并会专注于摧毁 ISIS。

周二，一次针对伊德利卜的毒气袭击似乎已经改变了特朗普对于阿萨德的态度。“我对叙利亚和阿萨德的态度已经转变了很多。”他在周三时情绪激动地说。

特朗普对于叙利亚的态度大转变几乎不可能是完全情绪化的。太多

原因阻止他坚持之前的态度。也有很多重要的共和党人士嘲笑总统奥巴马，因为在 2013 年时他对于叙利亚问题无所作为。高度党派政治的悖论是，即使特朗普自己反对 2013 年的军事袭击，他在 2017 年的不作为也会让他吃不消。

“有一天我们将轰炸利比亚并摆脱独裁者，给人民带来民主，接着我们会见证人民经历国家的分裂。”特朗普在 2016 年四月说道，“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国家。但是（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留下的和（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留下的干预举措会变得脆弱、混淆与混乱。”

如果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坚持己见，他将会和奥巴马一样！一个他当前政治基础上的重要问题是，与其联盟的许多民主党人士，都在谴责总统在面对一个残忍暴君时的软弱。

美国与俄罗斯都自称实用主义者，但这两个实用主义者都被证明十分敏感脆弱。这个针对争端的路径已经过时。

阿萨德不仅仅是一个暴君，他还从莫斯科获得了支持。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俄罗斯问题上将不可能避开叙利亚问题。考虑到毒气袭击造成的巨大公众影响和对自然的恶劣伤害，一次失败的回应将立即被视为特朗普与克林姆林宫勾结的证据。

特朗普政府的俄罗斯故事威胁要掩其所推动的所有政策举措。结束与俄罗斯的纠葛是美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最后一个要点是，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上周跌到了 36%，据记载是所有总统在就职第一年获得的最低支持率。任何俄罗斯观察员都能证实，我们在俄罗斯已经疲于关注克林姆林宫对于总统支持率的过分关注。如果公众的支持率很重要的话，一定会有领导人想尽办法提高它。特朗普和普京都会那么做。很多年来，普京已经利用外交政策来抬高他的国内支持率。这些天，两个国家的国内形势都给其外交政策带来了风险。

美国和俄罗斯可能都会建立一个新的动态模式来推进双方的未来发展。两国都自称为实用主义者，但这两位所谓的实用主义者已经被证明十分脆弱敏感。这是解决冲突的一条过时路径。国际社会每个理智的领导人都有责任帮助两国重返谈判桌。

上述仅为作者观点。

翻译：马健威

www.wilsoncenter.org

特朗普下令袭击叙利亚， 暗示中国美超级大国地位无法动摇

Ryan Pickrell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意袭击叙利亚，此举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传达了强硬的讯号，包括刚刚与特朗普总统共进晚餐的习近平主席。

据报道，本周二，叙利亚政权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攻击无辜平民，导致多名住院妇女以及儿童死亡。因此，特朗普政府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并且向叙利亚境内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目标为叙利亚境内发动化学武器处。特朗普总统上台不久便发动此次果断的进攻，而当时，习近平主席正在与其共进晚餐。根据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员以及中国通表示，此次进攻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韩磊（Paul Haenle）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协助乔治·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处理中美关系，他告诉《卫报》：“依我所见，这一举措展现了美国的实力以及美国无可取代的领导者地位。难以想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会像美国一样发动单方面进攻，更别提中国了。”

韩磊还说：“我认为此次袭击行动再次说明，虽然习主席想借峰会与特朗普结为伙伴，促进中美关系，但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相比之下，美国仍然是国际社会的超级大国，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唯一中坚力量。

韩磊解释说：“在中国国内，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把特朗普描绘成一只纸老虎。”在特朗普撤回“推翻一个中国政策”的威胁言论之后，类似的声音就一直回荡在中国媒体中。

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顾问时殷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在中美领导人的第一次较量中，特朗普已经输了，因此给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印象。在中国国内，这次较量也被形容成一场大胜，表明了习主席在中美领导人角力中的卓越策略与智慧。”一些观察员也表示，中国将会给特朗普贴上软弱的标签。

特朗普在其他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加剧了这一看法的蔓延。首先，特朗普背弃大选时的承诺，在制裁中国不正当贸易行为时犹豫不决；此外，面对朝鲜三番五次的挑衅，特朗普没有给出足够的回应。

然而，特朗普最近在叙利亚动作频频，一改他给人留下的软弱印象。

在导弹袭击后，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解释说：“美国在叙利亚的导弹行动证明了，当一国政府和其他政治实体的行为越线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愿意采取实质性行动。特朗普总统在今晚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这次袭击给习近平主席传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这届美国总统是一个注重利益的商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告诉《卫报》记者，“此次袭击将会改变中国政府对特朗普的看法。我认为特朗普将能获得中国方面更多的尊重。”

奥巴马政府未能坚守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问题的红线，之后的协定也没能彻底销毁叙利亚政权的化学武器库存。人们认为，上届政府“警告为主，慎用武力”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力量在南海迅速扩张，前任总统对朝鲜的“战略忍耐”也没有能抑制其核试的野心。

翻译：钱王杰

dailycaller.com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宏愿

Vikrom Mathur, Aparajit Pandey

中国政府已制定计划，望坐拥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可观份额。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由于 73% 的能源构成来自热供能，它同样也是全球排碳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中国构想了宏伟计划，要迈入低碳未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持续增长，其发电比例由 2008 年的 17% 上升至 2014 年的 23%。此外，中国也将其惊人的制造能力运用在太阳能电站和风电场的核心组件的生产上。

中国不仅仅力求在国内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样也计划构建一个全球能源互联网，专为高效传输可再生能源。

这一计划，再加上“一带一路”倡议，显示中国正试图控制全球可再生能源供应链。

中国初涉可再生能源领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德国的生产水平无法满足国内的太阳能面板需求，便将其生产外包给中国。德国提供科技、资本和专业知识，中国政府大力减免税收，中国公司开始在太阳能面板制造方面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根据《科学美国人》杂志的报道，中国政府还给这些太阳能面板制造商提供了将近 470 亿美元的资金，以助提高生产能力。这些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排名世界前六位的太阳能面板制造商均来自中国，世界上 64% 的太阳能面板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也同样大力推进风力发电涡轮机的制造。风力发电涡轮机制造规模扩大，背后的推手在于 2005 年推出的《可再生能源法》，这一法案也确实达到了提升国内可再生能源需求的预期。此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风力能源项目中至少 70% 的设备需是国内生产的。风力发电涡轮机因此产量大增，提供风力装置的国内公司的市场份额也由 2004 年的 25% 增长至 2010 年的 90%。

到 2011 年，规模经济效应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导致了本国市场过剩，制造商们于是开始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由此，现在全球前十的风力发电涡轮机的制造商中，有五家是中国公司。

纵使中国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开始环节的很大部分，但它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原材料的源头。去年十月，国家电网近来刚刚卸任的董事长刘振亚在联合国发表了主题为“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可行性”的讲话。他设想全球能源互联网更够从世界四方获取能源，比如在南极洲架起风车，在非洲安上太阳能板，并将获取到的能源输送到世界各处。这一倡议提出，利用高压直流电技术将能量传输损失降到最小，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帮助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最大问题之一——间歇性。全球能

源互联网很可能能够摆脱在太阳能和风能不够强劲时对于大容量蓄电池和以煤或天然气为燃料的电厂的依赖。

全球能源互联网这一设想计划宏大，不少在专家甚至觉得它有些不着边际。这样一个项目预计会花费 25 到 50 万亿美元，而且还没有考虑它将会牵扯到的地缘政治问题。然而，另一项中国提出的宏大倡议，最初也是被这样质疑成本太高，地缘政治方面不可行的。中国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设想陆上连通中国内陆到法国，海上连通沿海城市至肯尼亚和意大利。而现在这一倡议正被大步推进：中国已经和中亚各国签订了五个双边合作协议，开展了各种项目，其中包括连通中国东部和伊朗的铁路，以及印度尼西亚的高铁。看来这样连通全球的项目也不是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遥不可及。

中国经济和对外政策的以上四个方面看似不相关联，实则揭示了其意欲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能源源头的宏愿。中国的制造政策已经使得太阳能面板的价格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下跌了 80%，迫使欧洲国家和美国对进口风力发电涡轮机施加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产品。未来其他国家不可能达到中国的制造水平。

未来，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和控制的通道轻而易举地将其制造的产品输送至各地；已经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可以利用全球能源互联网控制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下游环节。30 年后，中国完全有可能控制全球大部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传输。

可再生能源备受推崇的优点之一在于它将能够解决全球能源安全问题。产油国将不再能够主导全球能源供应，随意制定价格。可是，如果目光深远的中国能够成功实施其计划，垄断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各环节，那么全球能源安全又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回，它将被一个，而非多个国家主导。

翻译：徐琼

www.orfonline.org

能源问题的现状与观点： 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问题

Andrew J. Stanley, Adam Sieminski

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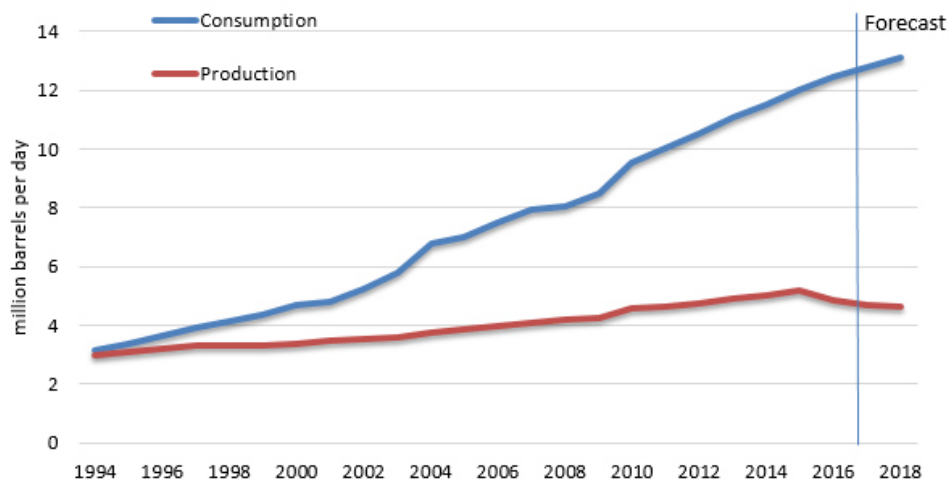
今年三月，中国从美洲进口的原油量达到历史新高，美洲在中国占有的市场份额已达到 14%。中国是美国两月份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同时也在三月份有史以来第一次购买了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加拿大和巴西的出口构成了中国石油进口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且，由于中国作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量最大的市场，石油净进口量依旧持续增长，这三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口增长量仍在持续攀升，

石油需求量持续增长，生产量却走低，因此中国的原油净进口量于 2016 年上升了 0.7 百万桶每天（mb/d），数量惊人；据估计，2017 年仍会进一步上涨 0.5 百万桶每天，2018 年则会进一步增加 0.4 百万桶每天。

2016 年，中国的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的生产量是 4.9 百万桶每天，比起 2015 年下降了 0.3 百万桶每天；同时，需求量上升了 0.3 百万桶每天。预计，这一下降的生产趋势将会持续，2017 年继续再下降 0.2 百万桶每天，2018 年仍会继续下降 0.1 百万桶每天。

Total Petroleum and Liquid Fuel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hina, 1994 – 2018



Source: Adapted from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data (April, 2017)

中国 1994-2018 年的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总生产与消耗量

图中文字：Million barrels per day（百万桶每天）Forecast（预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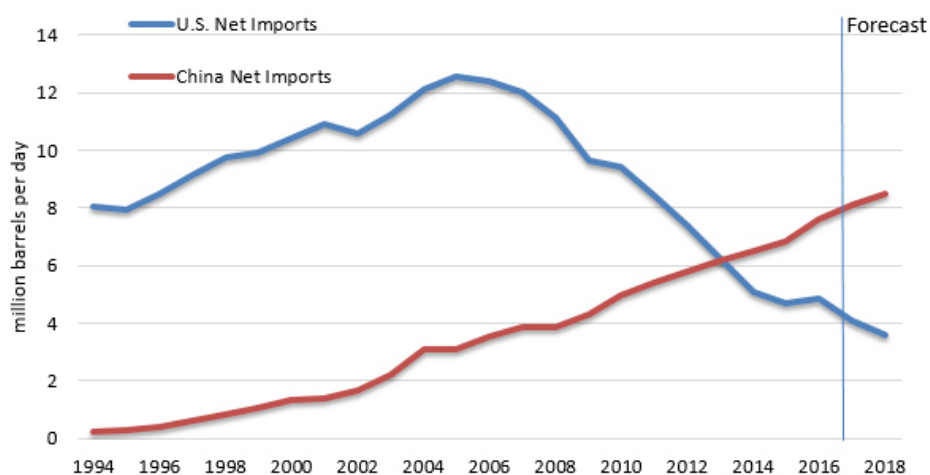
Consumption（消耗量）Production（生产量）

来源：由美国能源信息署 2017 年 4 月数据改编

观点

中国现在似乎正显示出与美国 1995 至 2005 年石油净进口量类似的上升趋势。1995 年，美国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的进口量大约是 8 百万桶每天，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以 4 百万桶每天的速度上涨至 2005 年的超过 12 百万桶每天，之后又在再一个十年中大幅下降至 2015 年的不到 5 百万桶每天。那么美国是怎样成功逆转进口量的上升趋势，解决能源独立问题，提升国家能源安全的呢？

Net Imports of Petroleum and Other Liquid Fuels: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urce: Adapted from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data (April, 2017)

中美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净进口量对比

图中文字：Million barrels per day（百万桶每天）Forecast（预计）

U.S. net imports（美国净进口量）China net imports（中国净进口量）

来源：由美国能源信息署 2017 年 4 月数据改编

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前主管杰·黑克斯在他的著作《能源独立宣言》（威立出版公司，2015 年）提出了七点至至关重要的政策手法，其中包括建立大量战略石油储备，投放使用少依赖汽油的汽车，制定税收鼓励政策以使替代燃料进入市场，加强使用电能，开始收取能源使用税以鼓励改变能源消费习惯，倡导节约用能。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了不少这些措施，力求减少石油消耗，同时也在积极建设战略石油储备，目标直到 2020 年达到 5 亿桶的储备总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去年 12 月签署的《21 世纪治愈法案》，美国打算出售战略石油储备，近来出售的 8 百万桶中，有 50 万桶是中国购买的。

尽管美国的能源安全政策意在注重管理需求问题，但是近来美国达到能源独立，并由此成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解决了油气产

业的上游环节问题，主要即是提升了国内致密油气的产量。美国与中国上游环节的不同之处在于石油产业和开采权是私有的，也正是这一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前景和相互竞争推动了美国页岩气革命，并持续降低经营成本。而中国上游环节由国有石油公司掌握，这就存在着问题。常规油气方面，私有资本无法基本无法涉足，外国资本也只能以共同生产的方式与国有石油公司合作；非常规油气方面，私有资本可以参与，但是外国资本仍只能和中国公司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较之美国，中国的石油开采成本仍相对较高，市场环境对私有资本和竞争的限制正是部分原因。

虽然中国已经在石油的探测和生产环节加强鼓励投资和竞争，但是根据今年1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2020年的石油产量仍与2016年保持大致相同水平，同时预计石油需求量将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上升8个百分点。相较美国国际能源署预计的中国石油进口需求将于2020年达到69%，中国在对进口石油的需求增长上估计得比较保守。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石油净进口量将会持续增长，但它真的拿得出任何解决办法吗？如果有，它打算怎样解决这不断增长的能源依赖与劣势呢？

中国目前对于持续增长的石油净进口量的解决办法是，调整能源安全政策以保证供给，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很多方面。比如，中国已经与安哥拉、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延长石油换贷款协议，以此利用国有石油公司和国家银行拓展进口渠道。中国力求保证供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缅甸达成种种输油管道协议。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也在海外购买石油生产设备，加入各种合作成产协议。

国有石油公司在产油国的投资反而可能加重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问题，因为大量资本支出由此流到海外，并且近来被用在油气产业的下游环节，与此同时私有资本和国外资本却无法参与国内石油产业。在当前的油价环境下，中国国内产油量能够上升的前景仍然黯淡，目前政府缺乏提升产油量或是大幅降低需求增长量的能力，所以似乎对于不断上涨的能源依赖性没有解决办法。因此，中国的石油供给赤字仍会继续上升，而诸如巴西、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稳定的石油输出国很可能成为帮助填补这一赤字的竞争者。

翻译：徐琼

www.csis.org

《中国观》2017 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并且收录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 200 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 3000 字左右，文末附 100 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二、投稿须知

1、投稿信箱为：thinktank@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王柯力

联系电话：021-55665596

电子邮件：thinktank@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智库楼 211 室

邮编：200433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 1993 年 2 月 12 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 7 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 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 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 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